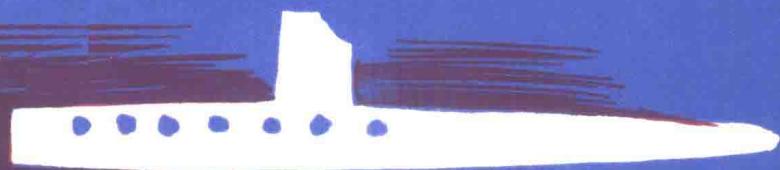


无名潜艇的秘密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无名潜艇的秘密

〔埃及〕马罕茂德·萨里姆 著

潘定宇 译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根据埃及新月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

封面设计：张良国

无名潜艇的秘密

〔埃及〕马罕茂德·萨里姆 著

潘定宇译

• • •

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）

北京怀柔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：1.875 字数：36,500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8,000

书号：10003·101 定价：0.18元

出版说明

马罕茂德·萨里姆是埃及著名作家，他为青少年写了一套《现代阿拉伯少年小说丛书》，本书是该《丛书》中的一种。书中叙述的是阿拉伯少年英勇机智，斗胜纳粹匪徒的故事。情节曲折、引人入胜。

本《丛书》畅销于阿拉伯各国，受到当地青少年的欢迎。我社将陆续选译出版，以提高我国青少年和儿童的思考能力，扩大视野，增长知识及培养他们的机智、勇敢，为祖国献身的忘我精神。

目 录

一份仅供消遣的报告.....	(1)
苏鲁尔大叔.....	(7)
一次夜间行动.....	(13)
一份调查名单.....	(20)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.....	(26)
生死搏斗.....	(33)
重要秘密.....	(40)
谁也不曾预料的结局.....	(46)



一份仅供 消遣的报告

一个阳光普照的九月清晨，当伊哈玛收到“零号”报告的时候，她正呆在贝鲁特十三个少年朋友的秘密住地。此刻，部分少年朋友们还在杰贝勒和大马士革之间的地方旅游，欢度假日。但是，艾哈默德却留在秘密住地地下室的电子仪表部值班；奥斯曼在汽车修理车间干活。

伊哈玛读着“零号”的报告，不时地微笑着，并且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‘零号’发来的报告尽管冗长，可写得太有趣了！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消遣一番，无需去进行冒险和去侦破什么奥秘了！”

她把“零号”发来的报告留在房间里，飞快地跑了出去。因为任何报告都严格禁止携出室外，尽管有些报告无足

轻重，或者微不足道。当艾哈默德听到伊哈玛的脚步声时，他正坐在地下室里阅读报纸和杂志。



艾哈默德抬起头来，凝视着伊哈玛，认真地问道：

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

“‘零号’发来了一份仅供你们用来消遣的报告，让我们快去读读吧！读完再去吃午饭，好吗？”伊哈玛这样要求道。

他们俩立即来到秘密住地的

楼上。伊哈玛把报告迅速地找了出来。艾哈默德沐浴完毕和更衣以后也赶紧来到了她的跟前。

“艾哈默德，你仔细听着吧：

‘零号’致秘密住地的少年朋友：

这份报告并不是给你们分配什么任务。但是，它可以用来消磨时间，或者进行一次锻炼。”

伊哈玛停留了一会儿，接着又读道：

“死者几天前在美国波士顿一家医院去世，是一位已经失去记忆力约三十年的年迈水手。1944年1月，太平洋上掀

起了风暴，他被一艘正在值勤的英国巡逻艇从海上救起。从水手身上没有获得任何证件可以证明他的身份。同时，在附近海域也没有发现任何沉没了的船只的残骸，估计他是在夜间狂风大作的时候，从一艘海轮上掉进海里的，不过当时并未被人察觉。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报纸曾先后发表过这位水手的照片，要求认识他的人前去认领。但是，三十年过去了，没有任何人前往并跟他取得联系。

水手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力，他记不得自己的名字，也不知道自己来自什么地方。许多英国医生曾作过多次努力以使他复苏，哪怕恢复部分神智也好。但是没有奏效。随后，他被送往美国。一家最大的研究中心也竭尽全力以使他恢复记忆，也同样无效，直至心脏停止了跳动。”

“我曾在上星期的一些报纸上读到过这则离奇的故事，并且感到十分诧异！”艾哈默德插嘴说道。

伊哈玛继续读着“零号”发来的报告：

“水手跟普通人一样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只是在背上刺有花纹。花纹有点象蛇的样子，或者象神话中某种动物的头像。科学家曾经把他背上的花纹拍摄下来，但他看到以后也毫无反应。”

伊哈玛停顿了一会儿，接着又念起来：

“当水手死去和报纸最后一次发表他的照片以及他的奇特故事时，有人前去认领了。这是一个英国人，名字叫欣特·史密斯，他要求交还死者的尸体。欣特说，这个年迈的水手叫西蒙·莫朗，原在法国的一艘海轮上工作，海轮在太平洋遭暴风的袭击而沉没。美国当局对欣特的这番话深表疑虑。众所周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法国没有任何一艘海轮驶往太平洋地区。但是，欣特一再声称，这艘海轮是承担

一项秘密使命。不过，美国当局没有明信这种解释，他们拒绝将死者的尸体交还给他。

“一天晚上，有人偷偷潜入这所医院，企图寻找西蒙·莫朗的遗物和他的尸体。当他刚想下手的时候，引起了医院门卫的注意，于是把他轰了出去，他便趁机逃跑了。门卫怀疑这个人就是欣特·史密斯。

“欣特从陆路离开美国，前往加拿大，并从那里逃往德国，随后又来到了中东地区，直至贝鲁特城。”

“贝鲁特？”艾哈默德关切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贝鲁特。欣特确是来到了这里。不过美国并没有对他提出什么指控。医院门卫也没有肯定他的身份。因此，‘零号’说这是一份仅供消遣的报告。他只希望我们去了解一下欣特·史密斯为什么前来贝鲁特。”伊哈玛冷静地回答道。



“但是，‘零号’和安全机构那样关注欣特·史密斯的秘密又是为了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从美国一直跟踪到加拿大，然

后又跟踪到德国，直至他抵达贝鲁特呢？”艾哈默德疑惑不解地问她。

“那一定有原因吧！‘零号’报告说，此人去美国化名欣特·史密斯。但是，当他抵达德国的时候又化名为汉茨·施密特。他来贝鲁特也是用的这个名字。一个人用两个名字，其中一定有什么奥秘！”伊哈玛这样说道。

“无论怎样，对这种问题倒是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。让我们立即到菲尼亚旅馆去一趟吧！‘零号’没有把汉茨的特征发来吗？”艾哈默德问她。

“‘零号’的报告附有一份附件。附件是专门介绍汉茨的长像特征的。附件说此人约六十五岁，身材清瘦，但精神矍铄。如果说他象一个英国人，倒不如说他象一个德国佬。他习惯穿一件黑色的夹克上衣，夹克上面缀着几颗铜纽扣。下身喜欢穿一条灰色的西服裤子。他可能干过水手工作。‘零号’要求更多地从德国方面去收集一些有关汉茨的材料。”伊哈玛又这样补充说道。

几分钟以后，他们俩经过汽车库，奥斯曼仍然在那里干活，他在车间里已经呆了整整一天了。艾哈默德立即把“零号”发来的报告告诉了他，然后便和伊哈玛乘着一辆小汽车，风驰电掣般地直奔豪华的菲尼亚旅馆。

他俩站在旅馆大门的台阶下面，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了：一辆华丽的小汽车戛然停住，欣特·史密斯从汽车里走了出来。他上身穿着一件缀着几个铜纽扣的深蓝色夹克。艾哈默德认真地打量着他。来客双唇紧闭，银灰色的头发在空中飞舞，长得象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那样潇洒。艾哈默德和伊哈玛抢在欣特之前走上了旅馆的台阶，随后便立即停了下来，以便给他和那些同他一道进来的人让路。艾哈默德凝

视着另外两个人。这两个人与众不同，修长的个子，看上去非常凶狠。两人的腰间显得鼓鼓的。艾哈默德断定他俩各带着一支手枪。



他们三人一同走了进来，于是艾哈默德和伊哈玛眼疾手快地选定了旁边的一个桌子坐了下来。不过，他俩尽力背对着那伙人，避免正面相视。但是，墙上挂着的那面大镜子，却把那伙人的一举一动

都反映在他俩的眼前。

突然，艾哈默德从镜子里瞥见奥斯曼飞速地朝他俩奔来。他拽过一把椅子，坐了下来。随后，他又把身子朝艾哈默德侧过去，悄悄地说道：

“你俩刚刚离开秘密住地，我就收到了‘零号’发来的报告。因为它十分重要，所以我立即赶来这里。”

艾哈默德一边认真地倾听着，一边注视着挂在墙上的那面大镜子。他发现欣特靠在一张桌子上，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支笔，不停地在一张小纸上画来画去。同时，又对身旁的两个

人解释着什么。坐在他身旁的那两个人则竖起耳朵盯着他。



苏鲁尔大叔

“‘零号’不让现在就与那三个人进行正面接触，单从一旁进行监视也就够了。他知道那三个人正在寻找一个身份不明的人，那个人过去或者现在曾长期在贝鲁特居住。‘零号’想了解他们三人寻找的是不是那个人。他可能知道他们力图寻找的那个人的名字。”奥斯曼悄声地这样对艾哈默德说。

艾哈默德仍然从镜子里监视着那三个人的行动。突然，他从镜子里面看见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从门外走了进来。男人穿了一套白色衣服，不停地用手绢擦着额上的汗珠。他先

向四周凝视了一下，随后就朝那三个人走去。男人把头向坐着的欣特凑过去，俯下身子便立即叨唠起来。

“我看那个胖男人马上就会出去。奥斯曼，你先到外面去等着他吧！盯住他，他可能是个黎巴嫩人。”艾哈默德这样对奥斯曼进行交待。

穿着一身白衣服的胖男人叨唠了一会儿便直立起来，接着又再次弯下身子致意，随后便走出去了。奥斯曼已经抢先走了出去，正在外面等着他。不一会儿，那三个人也站了起来，对着饭厅走去。于是伊哈玛便对艾哈默德说道：

“我们也在这里吃午饭吧！”

“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，我们将到别处用餐！”艾哈默德说道。

他俩返回秘密住地。同时，其他一些少年朋友也都先后回来了。大家聚在一起，讨论“零号”的报告。

午饭以后，奥斯曼也回来了。艾哈默德以极大的兴趣欢迎他。

“那个黎巴嫩人叫卡里姆，在达布尔大厦拥有一家交际事务所，我已经了解到他在阿拉伯海湾地区有着广泛的活动。”奥斯曼把侦察到的情况向同伴作了汇报。

“我想利用卡里姆来进行一项工作！”艾哈默德脱口说道。

“他是事务所的老板？”布奥曼尔问他。

“是的。我想找个借口到他的事务所去一趟，了解一下那三个人想让他干些什么？”艾哈默德若有所思地说道。

“问题太简单了。我们可以要求他提供一些方便，譬如，

我们想在阿拉伯海湾设立一家出售打字机的商店，请他为我们物色一个合适的地方，租赁一所房子，我们将给他优厚的报酬。”伊哈玛慷慨地陈述己见。

“妙极了，让苏鲁尔带着我们的人去一趟吧！苏鲁尔在哪儿呢？”艾哈默德问道。

刹那间，苏鲁尔大叔便微笑着出现在少年朋友们中间。艾哈默德兴奋地说道：

“苏鲁尔大叔，我们向您请求帮助！”

苏鲁尔回忆起了他往日的那些探险生涯，眼中显现出了激动的火花，说道：

“愿为你们服务！”

“请您穿上最考究的衣服，带着布奥曼尔到达布尔大厦卡里姆开的事务所去一趟。你说我们打算为公司在阿拉伯海湾开办一家分公司，请求他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并以您的名义租赁一所房子和支付佣金。同时您还要告诉他，由于自己公务繁忙，布奥曼尔将是您在那里的常驻代表。”艾哈默德详细地对苏鲁尔作了上述交待。

行动计划制定以后，“零号”的报告尚未来到。次日清晨，苏鲁尔和布奥曼尔乘着一辆华丽的汽车，直奔卡里姆的事务所。大约过了二十五分钟，他俩便来到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跟前。建筑物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卡里姆交际事务所的字样，于是他俩便乘上电梯登上了五楼。

事务所设在一个考究的套间里面。一位面带笑容的苗条少女接待了他俩。待他俩说明来意以后，少女便离开了一会儿，但不久又回来了，并招呼他俩去会见卡里姆先生。

卡里姆先生非常热情地欢迎客人光临，因为来客的衣着

清楚地说明了他俩是一家大公司的代表，三人坐着谈了起来。苏鲁尔再次向卡里姆解释来访的目的，并用手指着布奥曼尔，说道：

“在我缺席的情况下，这位青年将是我的代表，因为我的公务十分繁忙。”

“现在的青年人真了不起，看来他十分聪明能干！”卡里姆微笑地赞赏道。

布奥曼尔用淡淡的笑意回敬他，可是他的两只眼睛却在四处打量着，并认真地审视着卡里姆这个人物。

“我们在海湾诸国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，为了你们的利益，我们将为公司作出最好的安排，辛苦费只收取四百里拉。”卡里姆接着这样说道。

苏鲁尔把手伸向口袋，掏出了一叠里拉，并把面值为一百里拉的四张钞票交给了卡里姆。卡里姆高兴地收下里拉，说道：

“女秘书将给你一个收据！”

“那你们需要研究多久时间呢？”布奥曼尔问他。

“真巧，一两天我就要到那个地区去，也许会带着你们需要的消息回来。”卡里姆直率地答道。

“事务所还可以提供其他方便吗？”布奥曼尔又问。

卡里姆正要回答，电话铃响了。他一举起话筒，脸上立即显露出了十分紧张的神情，并马上改用法语悄声地说着。可是布奥曼尔的耳朵象雷达一样警觉了起来，他企图听到卡里姆讲的每一句话。同时，他的眼睛凝视着另外一个方向，以免引起这个胖男人的怀疑。布奥曼尔发现苏鲁尔不时地微笑着，并听到卡里姆气喘吁吁地说道：

“遵命，先生，听从您的吩咐！”

话声微弱了，不一会儿他又听到：

“先生，我将竭尽全力。那里有六……。”

话声再次从布奥曼尔的耳边消失。不久卡里姆又接着说道：

“遵命，先生！”

卡里姆放下话筒，从衣兜里取出手绢，不停地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。他凝视着布奥曼尔，说道：

“那里有一份我们将要和女秘书一同去办的工作单，你可以拿去看看。”

这句话清楚地表明，卡里姆想要结束这次会见了！

当苏鲁尔和布奥曼尔离开这座宏伟建筑走向汽车的时候，布奥曼尔说道：

“我原想找个借口跟他谈的时间更长一点。”

“放心吧！我一走进他的房间，便把一个精密的录音器放在那里了。也许你看见我曾弯下身去系鞋带。”苏鲁尔慢条斯理地告诉他。

布奥曼尔听到这个谈话，面孔刷地一下红了起来。他发现苏鲁尔老人比他想象的要精明强干得多。他抱歉似的说道：

“非常遗憾，当我们和卡里姆的会见结束的时候，我曾经感到十分懊恼。”

汽车慢慢地在庫尼什大街上行进，一直驶向秘密住地。沿途的大街上车水马龙，十分热闹。

“我迅速地观察了一下门锁，便知道它是哪种型号。我打算给你们配上一把钥匙。晚上你们可以去那里打开房门，

取回那台录音器。同时，换上另一台，或者换上一条新的录音带。”苏鲁尔这样叮咛他。

布奥曼尔的心底再次激起了对苏鲁尔大叔的敬意。他感到“零号”派他来秘密住地工作太有必要了。

苏鲁尔和布奥曼尔回到秘密住地的时候，所有的少年朋友都在等着他俩。苏鲁尔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布奥曼尔将刚才发生的情况向少年朋友作了介绍。他详细地说明了情况，报告了苏鲁尔的活动。大家都显得十分兴奋。

“我们从苏鲁尔大叔那里学到了重要的一课！”艾哈默德说道。



刹那间，无线电收发报机传来了嗒嗒嗒的声音，“零号”的报告来了。佐拜德立即起身去收译报告。所有的少年朋友都默默地坐在那里，等着佐拜德回来。不一会儿，佐拜德拿着报告走了

进来，脸上显出诧异的神色，说道：

“‘零号’要求我们立即停止活动！”

所有的人都感到疑惑不解，大家目不转睛地望着她，于